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九

春官宗伯第三之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正義易氏祓曰別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案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為外神未安

右社稷左宗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賈疏雉門中門也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内之左右也　王氏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祭義注云周尚左何休云質家

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為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竇

賈疏下別言兆山川丘陵等故知四望是五嶽之屬 黄帝亦於南郊 鄭氏鍔曰月令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故同位於南方 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賈疏案祭義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五行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時萬物熛落由風也南盛陽之方司中司命陽也雨是水宜在水位

案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圜丘方澤具列大司樂故但舉四郊之兆

存疑王氏應電曰風師當於東雨師當於西大司徒職日東多風日西多雨司中司命在紫微北其兆於北郊與

案四類天神之兆也當依注說尚書類于上帝及大祝六祈之類下經類社稷宗廟之類乃是祭名非所祭之兆也不可牽彼混此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其所在　賈氏公彥曰不言林澤原隰文略　鄭氏鍔曰五嶽四瀆神之尊者也此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故因其所在之方而祭之

案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為土祭之最盛足以該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正義鄭氏衆曰五禮吉凶軍賔嘉　鄭氏康成曰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賈疏牲若天子之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器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及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之等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燕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鄭氏鍔曰不當用者禁之得用者令之　易氏祓曰先言禁令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耳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

辨廟祧之昭穆

正義鄭氏康成曰遷主所藏之廟曰祧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賈氏公彦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周以后稷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第稱穆武王第稱昭　或問昭穆之昭朱子曰昭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世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曰其為

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以明之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祖廟則五廟皆在公宫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宫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盖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

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矣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而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

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邗晉應韓

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

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云毀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文二年穀梁傳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

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玄成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

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主藏於文世

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存疑劉氏歆曰天子七廟正法也宗不在此數中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王氏肅曰天子七

廟者髙祖之父髙祖之祖廟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殷三宗亦然

案祭祀根於服制服制生於所及見人之生以百年為期則上所及見者髙祖而止下所及見者玄孫而止故世曰五世族曰九族五服之制至是而窮祭祀之禮亦以四親廟為限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也是則七廟者合文武兩世室併數之乃得七耳守祧八人其一為姜嫄廟餘七人守七廟也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大祖尸尊不與酬酬者六尸則直有七廟無九廟此數者足以徵之矣方周公制禮時文武在祖禰之列特豫立兩世室而虛以待之故七廟備焉守祧職賈疏可信也九廟之說刱自劉歆朱子疑其或然豈未深攷耶又案兄弟不相為後以其亂昭穆之次也其兄終弟

及如周之謚孝者意亦為同廟異室之制與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鄭氏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辨其吉服尊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親疏之情所以稱　賈氏公彦曰車旗宮室之禁若典命職所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也言禁者謂不得上僭

下偪

案鄭鍔說與注不同兼之乃備

餘論程子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

敢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恒心後世禮制未脩奢靡

相尚卿大夫之家鮮克由禮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

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教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分

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治禮

為本其宫室衣服車旗器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

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茍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邪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由定也晩周以下國異政家殊俗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先王之禮浸以埽地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

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衛不知司市之法則時之知禮者葢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樂秦儀而憚復古三代聖人制作之精意遂冥冥無所尋逐以至於今可勝惜哉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賈疏上親父下親子父子孫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以祖親高曾以孫親曽玄則九也賈氏公彥曰父子孫

一本也推此則兼九族矣辨親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重服者親輕服者疏也　薛氏衡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左傳襄九年盟于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王氏昭禹曰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將代父當門故謂之門子曲禮孤子

當室文王世子正室守大廟皆指適而言　鄭氏鍔曰政令謂治昭穆明嫡庶不得以孽代宗也

通論黄氏度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

餘論程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須起自一二鉅公家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正義鄭氏衆曰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

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賈疏皆按職知之司空職亡知主豕者豕屬北方司空冬官也

鄭氏康成曰毛擇毛也 賈氏公彦曰名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天官貳王治事不使奉牲故云五官共奉之頒謂祭日之旦在廟門外頒與五官助王牽入廟

鄭氏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

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

小宗伯於將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賈疏約食醫和王六食言）賈氏公彦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辨其名物黍稷簠簋婦人之事故使六宫共奉之六宫之人謂若世婦掌女宫之宿戒者　王氏昭禹曰六牲天産陽也故王牽牲五官共奉之六齍地産陰也故后薦六齍六宫之人共奉之

案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

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齍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齍也而所用有多少內人恐不能盡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果依注音祼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為祼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 賈氏公彥曰上二者官

衆故云使共奉此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春官所主故直云待也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尸及賔也鬱人掌祭祀賔客之祼事則六彝亦爲祭祀賔客而辨之不言者舉下以明上　易氏祓曰六彝用於祼實以鬱齊六尊用於獻實以五齊三酒小宗伯辨其名物以待用然後司尊彝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通論賈氏公彦曰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彝尊此兼言賔客蓋在廟饗賔客時亦依祭禮唯在野外饗不用

祭祀之尊故春秋傳云犠象不出門也

掌衣服車旗宫室之賞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賈氏公彦曰衣服若司服衮冕以下車旗若巾車

金路以下

餘論賈氏公彦曰衣服惟大裘不可以賜是以魯祭

天用衮冕車旗惟玉路不得賜是以魯用殷之大路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鄭氏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時又有當行之序如卜日而後齊戒既祼而後迎牲之類

朱氏申曰其事則有先後之序其禮則有隆殺之別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正義鄭氏衆曰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賈疏見大卜職不言大遷略也　鄭氏康成曰號神號幣號　賈氏公彥曰天府

職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注問事之正曰貞

玉禮神之玉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王氏

志長曰案禮運作其祝號注周官祝號有六號者所

以尊神顯物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

于王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薦陳之早晚備謂饌具

存疑鄭氏康成曰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賈疏少牢饎爨在廟

門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甕明於廟門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省鑊視亨腥熟賈疏案禮運腥其俎熟其殽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亦須鑊注不言略也

賈氏公彥曰省牲眂滌濯省鑊謂佐大宗伯也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迎之告時告備乃其專職

朱氏申曰充人繫牲執事者滌濯祭器案執事如少牢禮雍人溉鬲匕俎廩人溉甑甗匕與敦之類

饎人共盛亨人亨牲而小宗伯因省之眂之逆之也

案逆齍與省鑊連言則小宗伯所逆者猶是舂人所

共之米逆之以至西堂下之爨而因以省鑊也大宗伯省牲鑊則小宗伯所省之鑊為饎鑊矣於是饎人炊之世婦視之既孰則舍人陳之實之而小祝逆之以升堂也天神地示亦同但無世婦事耳疏據儀禮少牢謂天子饎爨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實於簋非也少牢為饎者有司也故爨在廟門外特牲之饎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内東堂下矣況王之世婦帥女宫為齍盛而爨乃在廟門外乎詳見天官

世婦職

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瓚才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賔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賈疏大宗伯大賔客攝而載祼是也天子圭瓚賈疏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是也諸侯璋瓚賈疏謂未得圭瓚賜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賈疏小宰贊祼將之事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小宰據贊王授尸也

案祭祀亦謂后不與而大宗伯攝則小宗伯將之以

授大宗伯也若云授王則小宰贊之無所用小宗伯矣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相息亮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詔相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已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　賈氏公彦曰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言之以結上

辨正鄭氏鍔曰祭祀有大小祭祀中所行之禮又有

大小注疏以使臣攝祭為小禮不知經明言祭祀之
小禮非攝祭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
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賈疏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通論賈氏公彦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
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正義賈氏公彦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　王氏昭禹曰事若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之類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齎子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賈疏諸侯朝覲禮畢於廟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所謂齎也

案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

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為戒即周公制典預為之防之義與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正義賈氏公彦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

鄭氏鍔曰言立者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也

王氏應電曰營軍壘舍左祖右社亦依在國為之

鄭氏康成曰有司大祝也賈疏大祝職大師設軍社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賈疏案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定四年祝鮀語曾子問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

案社主石主也奉以行者未必即石主也七廟五廟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

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則社主蓋亦奉祓社之幣帛皮圭為之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與音預

正義鄭氏衆曰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

存疑鄭氏康成曰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與祭有

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辨正王氏應電曰有事即有事於主及社肆師所謂用牲于社宗也將事于四望即大祝國將有事于四望也此用師常禮後鄭謂將與敵合戰而祈之非也

鄭氏鍔曰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宜也故先鄭讀與祭絶句康成連有司讀之恐不成文理

案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

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于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依注音田饁于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讀曰田賈疏獵在甸地故云甸亦得取田義者以其似治田法也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 賈氏公彥曰

大甸者四時田獵也田訖將入國過四郊有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非正祭故云饁

紊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為重也　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別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甸祝屬禽饁獸

舍奠於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于郊而不及釋奠于祖禰何也歸田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甸祝所專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賈氏公彦曰大烖謂水火及年穀不熟也　王氏應電曰云上下神

祇而宗廟在其中矣　王氏昭禹曰靡神不舉與民同患也

案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湖湖明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湖為泯以秬鬯浴尸㫖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賈氏公彥曰用秬鬯使香也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湖尸小祝大喪贊湖二官已掌之此察其不如儀　王氏

應電曰始死陳尸於牀謂之大肆者猶殯曰大漸浴曰大淵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賈疏大祝職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 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賈疏諸官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主工事故疑其屬為之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賈疏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也 王氏應電曰小斂親身

之衣不可加損故尊卑同大斂可加故以命數為降殺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也

參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缺而匠師與鄉師御匶而治役則為冬官之攷明矣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故康成疑為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胥當作祝以為斂者即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胥衆胥必冬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師嗇夫工人士之類

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有掌斂者可知喪大記言大

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必定兆域度丘隧程窆竁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縣音懸衰七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制色宜齊同賈疏禮記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故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　王氏應電曰衰冠精粗斬緝親疏貴賤各有式法縣於路門外俾百族皆以為準至男女之首服不同大僕縣于宮門又

專為婦人設也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銳反鄭大夫音穿）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賈疏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又獻素獻成（賈疏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皆於殯門外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為穿杜子春讀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脃之脃　王氏應電曰眡葬眡其地也

𥁕眡葬地獻明器甫窆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窆度則有成命矣匶在寢宮王朝夕奠哭無時無為離殯而遠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王皆哭踊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瑣創鉅痛深親眡之不若小宗伯眡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祭虞祔也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王氏應電曰初喪有奠無祭自虞而有祭禮故曰喪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賈疏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而虞所以安神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以事之是以虞易奠也士三虞卒哭而祔間用剛日柔日從始虞至祔凡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虞與卒哭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七月復常為吉則禫祭以前皆為喪祭故注云喪祭虞祔

成葬而祭墓為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葬卽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賈疏案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注奠墓有司歸乃虞也士墳高四尺故日中虞可待有司來歸天子之冢高大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成葬之上位壇位也賈疏設祭位于墓左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賈疏祭后土之神以安祐之冢人職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賈疏引冢人為尸以證祭后土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巳其禮文次序則專屬小宗伯以建國神位故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甸音田肄以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肄習也故書肄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為肄義為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賈疏禱祠皆須肄習

咸儀小宗伯主其位　賈氏公彦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

案蒐狩以軍禮行之且馳逐邱陵懼有車僨馬傷猛獸搏噬之患故祈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無絶筋

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邑則祈興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決故田與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禱　上經曰大烖此又曰國有禍烖何也水火凶荒所被有大小大烖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有烖則禳不越境與大烖之徧於上下神示異也且禍兼厲疫或王宫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曰國有以該之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正義賈氏公彦曰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隕地烖謂震裂　鄭氏康成曰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賈疏雖依正禮祭饌略少　王氏應電曰天地大烖當安社稷宗廟之神故有類禮若大師大會同大裖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皆正禮也此主祈禱則非正禮故為位　易氏祓曰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非常禮故肆儀類社稷宗廟有常儀為位而已

案日食雖為天變然春秋以用牲于社為非禮則未

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食更不得為大烖其諸

雷震宫廟風蜚屋宇之類與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正義易氏祓曰上經言大禮小禮祭祀之禮也此則

總五禮之大小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正義賈氏公彦曰肆師宗伯之考故每事皆佐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𠔃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山川百物　易氏祓曰別而言之天神謂之祀人鬼謂之享地示謂之祭合而言之通謂之祀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之謂之幣

案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之者大

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肆師故首列焉猶小宰職首建宮刑而後及所以貳大宰者以歲時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成法而宣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實柴之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奠未賜珪瓚則不敢為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於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存疑易氏祓曰典瑞言圭璧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祀

山川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牷也　黄氏度曰典瑞瑑邸射以祀山川則山川社稷恐不當為次祀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祈音機又巨既反又區依反珥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賈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各自當其時以祭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故書祈作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其讀祈當為進禨之禨珥當為衈賈疏案玉藻注

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為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士師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此刉衈正字與

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亦謂其宫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易氏祓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並

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後鄭因皆改祈為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衆刉珥惟見士師職祈珥凡三見不應盡改為刉又劉氏中義云珥當為弭祈謂祈福弭謂弭災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則曰釁各有倫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職注讀為樴一作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展省閱也　賈氏公彦曰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牲完否及色堪為祭

牲乃繫于牢頒付於職人也

案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於五官使共奉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為充人監門則繫於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通論鄭氏鍔曰充人職展牲則告牷而肆師又展犧牲者蓋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於未為牲之前知其可用頒於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

直告牲而已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疏凡祭祀卜日吉則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期也賈氏公彥曰詔相其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王氏應電曰大宰宗伯俱眡滌濯則肆師所詔相者大宰宗伯也

通論陳氏汲曰大司樂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則有定

日不卜者也若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禘及時祭無定日則當卜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注故書表為剽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表謂徽識也賈疏齍盛稻粱簠盛黍稷皆有蓋覆之不知其實故須表顯之　鄭氏鍔曰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奉之以羞於神者各得其當　王氏安石曰小宗伯告備於王則肆師告備於小宗伯也

案此在及果築鬻之前則所表者其猶是未炊之黍稷稻粱與若已實於簠簋則二果後朝踐以訖饋食為時甚久食齊視春時恐已涼而不可進矣

及果築鬻果音裸鬻同煑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果築鬻者築鬻以果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賈疏案雜記曰以掬杵以梧而築鬰金煑以和秬鬯之酒以泲之而裸

案築鬻者杵之以發其香乃鬻之以出其味也肆師

築之鬱人則鬻而和之與必以肆師者肆師主陳列而獻之屬莫重於祼則所陳於神者莫先焉大宗伯詔相大禮不離王之左右小宗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皆不暇及以次差之則屬之肆師亦宜矣

存疑賈氏公彥曰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相息亮反

正義毛氏應龍曰小宗伯掌祭祀之小禮肆師是宗

伯之攷故相而治之

參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鰲羣有司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壇塋域賈疏凡為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宫牆然

賈氏公彥曰掌四郊之兆使人不得干犯神位七廟亦然　王氏應電曰平時不可不蠲當祭不可不肅

故掌其禁令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正義王氏應電曰告事畢與告潔告備相終始也

大賔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賔客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賈疏此據大宗伯職而言小宰亦云賔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　案疏謂有故相代良然但肆師非代小宰乃代小宗伯耳大宗伯攝后而載祼小宗伯將之小宗伯有故則肆師代也

賈氏公彥曰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

案惟大賔客王親饗燕然後設筵几故不及小賔客祭祀無涖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　小宰凡

祭祀賔客贊祼將小宗伯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而大宗伯祭祀之祼不與何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鬯王祭亦或攝后載祼及奉盛薦籩豆其禮大其體崇不當更與贊佐之事故直於初一涖視之而已

辨正鄭氏鍔曰鬯人共鬯鬱人共鬱肆師築鬻鬱人和鬯以實於彝小宗伯以時將瓚祼肆師之贊祼將蓋贊小宗伯也先儒謂此為贊小宰不知小宰凡賔

客贊祼者贊王也小宗伯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則肆師為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罋於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儐承儐也賈疏言大朝覲肆師為承儐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儐匪罋之禮設於賔客之館賈疏饔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罋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罋簋實實於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賈疏亦公食大夫禮文或者匪以致饗 賈氏公彥

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存疑王氏昭禹曰儐以接賓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肆師佐儐乃佐大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擯則末儐其小行人與

饗食授祭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賓祭肺賈疏膳夫授王祭則肆師授賓客祭也

王氏詳說曰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注以授祭為祭肺似未盡櫜儀禮公食大夫雖庶羞亦賛者授賓以祭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畺同疆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賈疏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賈氏公彦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　鄭氏鍔曰王者不為已祈福欲銷民災害故有侯禳

案曰于畺及郊非徧於畿内必其地有水旱厲疫乃

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偕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攝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歲時廵國及野以賙䘏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正義鄭氏康成曰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

也　賈氏公彦曰小宗伯大喪以圭瓚則肆師築鬱

金和鬯

命外内命婦序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使相次秩　賈氏公彦曰外内

命婦即下經外内命女是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

後内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

後也　王氏應電曰始死及啟殯皆哭不絕聲故外

内命婦相代而哭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中知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已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賈疏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其餘具有裁制　賈氏公彦曰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鄭注祝佐含斂先服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官長大夫士

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服杖在一時有服即有杖

案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天官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對王宮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哀不中法則外命男為朝覲之諸侯注葢以六鄉以出該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

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

其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注故書位為泣杜子春云當為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鄭氏鍔曰

師甸因大師而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尚書傳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

亞將舟亞宗廟亞賈疏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以望氛祥亞鼓鍾後社主主殺戮故名

社主為將在觀臺後宗廟則遷主也在將舟後案

引此者證軍中有社主及遷主也但以社主為將亦

未安

案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爲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

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祡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　賈氏
公彥曰上經據在軍下據敗退此據克勝後事
案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
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為位何也師勝而告功位有
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祈請則所以斟酌
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　先師甸而後及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何也其事不恒舉

也猶獻人職先膳羞而後及祭祀賔客喪紀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職曰類社稷宗廟則類非特上帝此言類造上帝則造

非特禰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助大司馬也賈疏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

李氏嘉會曰助牽主車所以安神

靈也

絜奉與牽事各異奉者奉主以入車而已車隨之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銜竊轡也兵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别有牽者愼之至也師出若有功而歸皆小宗伯奉主車無庸牽者王師敗績則司馬為失其職矣故厭而奉主車肆師助牽禮官亦有事焉與國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牽者無竟日徒行之理其在車始駕及將就舍時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貉莫駕反鄭音陌

正義鄭氏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賈疏案史記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是造兵之首　賈氏公彥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有司表貉於陳前此時肆師為位而祭也案四時之田獵有曰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即事則為小與

通論陳氏祥道曰詩曰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

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甸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 易氏祓曰田以教戰故亦祭貉於軍表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色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賈疏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也此芟之功也卜

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易氏祓曰嘗嘗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使人預知之而盡力於芟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獮思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 賈疏案大司馬職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始習兵故於是戒不虞 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餘論陳氏汲曰春秋傳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必脩德而豫戒其義可與周官預卜來歲之戒相發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祭土為取財焉賈疏案郊特牲取財于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賈氏公彥曰嘗猶是秋則此社亦秋祭也　易氏祓曰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為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賈疏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

通論王氏詳說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宗廟社稷則為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小不同故也

案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鄉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

也

歳時之祭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案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慝禮俶俗無自而興矣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其適子賈疏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賔送賔之事

案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此卿大夫士

凡有爵者之所同也肆師相其禮則卿大夫之喪之

異於士者其適子主喪之禮皆相之涖直君之弔臨

而已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

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讀為儀古者儀但為義義為誼

正義王氏應電曰大小宗伯及肆師所掌禮事以次

相承禮之大者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則兼

佐大小宗伯禮之小者小宗伯掌事如大宗伯肆師

亦如小宗伯之佐其正此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　易氏祓曰立國祀之禮專言佐大宗伯此則兼大小宗伯而言

衆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貮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有喪與疾則祭祀賔客不得不以肆師攝矣不曰大

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之事不得不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　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宰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攷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舉人臣張光煕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鬱人掌祼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賈疏鬱鬯實彝彝皆有舟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通論鄭氏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酌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和鬱

鬯以實六彝故並祼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天地不祼山川及門社等止用鬯無祼事此所言祭祀惟據宗廟耳和鬱鬯者肆師築鬱金草煮之鬱人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處

存疑鄭氏衆曰鬱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賈疏此未知出何文停於祭前　賈氏公彦曰王

度記云天子以鬱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賜圭瓚者得賜則用鬱耳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疏郊特牲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祭統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
柰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
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小宗伯職
祭祀賓客以時將祼瓚肆師職祭祀賓客皆築鬻然
則鬱人所詔者蓋肆師及小宗伯耳由肆師小宗伯
以及王其禮相因故注云王也
通論鄭氏鍔曰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小宰贊祼肆師
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凡祼事沃盥

正義賈氏公彦曰祭祀王祼盥手及洗瓚鬱人沃以水若賓客則大宗伯祼

案大祭祀小臣沃王盥此職又别掌祼事之沃盥何也祼必更盥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祼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王將祼而盥鬱人又沃之凡凡祭祀賓客也宗廟之次祀葢無祼矣婦禮不下堂后祼當於房中婦人

沃之疏並及后裸非也

大喪之溯共其肆器溯明婢反杜音泯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笫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案黄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溯設斗共釁鬯鬯人之職也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笫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柶喪

浴之牀笫夷盤別無共者則為鬱人所共之肆器明矣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貍門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賈氏公彥曰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此即司尊彝職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

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亦貍之於階間存疑王氏應電曰明器中之祼器圭瓚璋瓚也案經不言𣪊祼器又不云奉而藏之則不與明器為類明矣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賈疏知斝非爵名者案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

爵飲之禮故破斝受嘏　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賈疏即所斂聚黍稷肺　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賈疏前祼後獻祭祀乃成　賈氏公彥曰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也

案此節經意未詳姑從鄭注又疑鬱人所有事者祼也豈二祼尸既祭之啐之奠之之後既乃舉此以嘏王王卒爵有未盡者鬱人乃與量人飲之與　此職

與量人聯事此職不言宰則王親祭也量人職言凡宰祭則宰攝王祭互相備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賈疏冪人職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秬鬯之尊亦設巾可知　王氏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則陳之以待酳獻者

案酒正掌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不言鬯則鬯者鬯人所專掌也外神不祼而序官疏云用鬯者尸亦以

灌地更以下文廟用脩推之則宗廟蓋以鬱和鬯而祼外神則直以鬯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與秬鬯蓋唯天子有之故洛誥文侯之命及江漢之詩皆以此為特賜也

存疑毛氏萇曰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辨正孔氏穎達曰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

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案毛氏混鬯與鬱為一孔氏辨之是已然洛誥孔氏疏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又一如毛氏所云者蓋鬱鬯二者細分之則別其已和鬱者亦可通以秬鬯名之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俞癸反　罍音雷）

正義鄭氏康成曰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賈疏謂四

邊委土為壝於中除地為墠墠內作壇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大罍瓦罍 賈疏罍用瓦取質畧之意 郭氏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存疑陳氏祥道曰韓詩説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刻為雲雷説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禜門用瓢齎 禜音詠瓢婢遥反齎音齊杜音資注故書瓢為剽鄭司農讀剽為瓢

正義鄭氏康成曰禜謂營酇所祭 案樂記行其綴兆注綴酇舞者之位也夵衷為位注位有酇列之處合此注觀之康成蓋以酇為設位排列之辭他無所見 門

國門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疠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賈疏昭元年子產辭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賈疏割齊為尊亦取質畧之意

存疑王氏昭禹曰禜即黨正春秋祭禜是也

廟用脩脩依注作卣羊久反又音由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賈疏

始禘謂遷廟時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天子諸侯之祭自祼始次朝踐次饋獻次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始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同大夫士禮 案鄭賈以禘為新死者入廟之祭蓋據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致夫人二事而云然其實春秋之禘乃時禘非大禘亦非免喪後吉祭之定名也然免喪之後雖行吉祭而二祼朝踐隆禮未備只從饋食始即可於此徵之至饋獻饋食之節先儒說有異同詳見司尊彝職 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 賈疏案司尊彝祼用彝朝踐饋獻用尊罍則諸臣所酢是彝為上罍為下尊為中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注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正義鄭氏康成曰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賈疏含漿與容酒義相類

存疑聶氏崇義曰蜃尊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一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中下徑一尺五寸容五斗

凡祼事用概

正義鄭氏康成曰概尊以朱帶者賈疏玄纁相對既是黑膝為尊以朱帶絡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也祼當作貍字之誤也賈疏若祼當用彝尊此用

概尊故注破從貍貍謂祭山林則用蜃者大山川也鄭氏鍔曰祼事用彝見鬱人司尊彝二職則不用

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散之文則祼當作貍無疑

凡疈事用散疈普逼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疈事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也 鄭氏康成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無飾曰散

賈疏無飾直有漆而已明概蜃等漆外别有飾

案此四方蓋詩所謂以社以方之小祀也與上四方指四望者異記謂八蜡以記四方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

正義鄭氏康成曰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賈疏肆師職大喪築煮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鄭司農云釁讀為徽

案喪大記浴水有盆沃水用枓注云以枓酌水沃尸也史記索隱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主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給淬浴賈疏鬯酒非如三酒可飲大喪以浴尸明此亦給王沈浴使香美也

王氏應電曰大喪之渳釁鬯合鬱此齊事

不和釁則弔人自共之

凡王弔臨共介鬯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臨敝邑

曲禮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

曲禮又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賈疏曲禮注畛致也臣不名君故曰某父 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

辭介於是進鬯 賈氏公彥曰介副也副王行 鄭

氏鍔曰王適臣舍其祖廟雖至尊於其祖先不敢褻

故使介執圭以禮之特不親致耳 李氏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愼人君之舉動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賈疏牧人注陽祀祭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北郊及社稷也舉此二者則望祀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可知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嘑火吴反本又作呼嘂古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賈疏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為夜刻漏之義具挈壺氏

嘑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案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巾車職大祭祀鳴鸞以應雞人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正義鄭氏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

歐陽氏謙之曰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期告百官

桼不日告之日而日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禳如羊反

正義鄭氏衆曰面禳四面禳也賈疏祭祀宗廟之屬面禳祈禱之屬

鄭氏康成曰釁謂釁廟之屬賈疏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

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疏若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緹在

堂澄酒在下　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賈疏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類用

四時祭祀所用不同賈疏下文春祠夏禴之類實鬱及醴齊之屬

賈疏醴齊之中有三酒　賈氏公彥曰案下文兼有罍舟此不

言者文畧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尊上有蓋面有鼻下有足尊亦謂

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禮器曰鬱氣之上尊

雞斝彝也明堂位曰灌尊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三

斗雖未知所據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

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與　鄭氏鍔曰此經言六彝六尊罍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葢罍以盛三酒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皆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獻尊之獻注作犧素何反昨依注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

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　鄭氏衆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賈疏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犧尊周尊也春秋傳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賈疏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獻尸即是裸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賈氏公彥曰彝與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若三酒配以玄酒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注又云

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也罍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别數可知也酒正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與三酒並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家鄭賈皆謂祫大於禘故云然此當另論）彝下有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此之謂也　王氏昭禹曰祭祀以祼為始而焫蕭乃在

朝踐之後故郊特牲曰既奠然後焫蕭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蓋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運腥其俎是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運熟其殽是也祼在室中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禮器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也人生而有氣有形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之以人道也案聖人制禮反本從朔故以玄酒配尊為隆禮之質

而簡者用醴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如冠之禮子昏之禮婦聘之禮賔皆然若兩尊皆酒則若特牲之旅酬燕禮之尊士旅食王藻之饗野人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既以井水為玄酒又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則二者綦重矣故鬱鬯及齊以明水配之三酒以玄酒配之王與后共體同尊畢共酌一尊未為不可鄭氏鍔乃謂兩彝兩尊王與后各酌其一則堂上之尊無明水玄酒

之配矣禮運云玄酒在室以配鬰齊必明水也郊特

牲云祭齊加明水是凡齊皆以明水配也至禮器言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乃雜紀侯國之禮或賔

尸所用未可以彼例此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

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著直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

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陸氏佃曰春秋傳燕以斝斝耳駱齊則斝有耳周以

黄目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其謂郊特牲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王氏安石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也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詩曰籩豆有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

存疑鄭氏衆曰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朝音潮蜼音誄又以水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衆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鄭氏康成曰蜼禺屬仰鼻而長尾

賈疏爾雅釋獸注云蜼似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岐鼻露向上遇雨則倒懸於樹以尾塞鼻

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烝追享朝享先鄭以為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大廟有朝義焉故大祫謂之朝享合祠禴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礿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嵗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嵗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

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
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
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為間祀則
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
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
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冐之康成以
肆獻祼為祫饋食為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
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

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通論易氏祓曰成周治定功成兼用歷代之禮樂用樂舞見於大司樂用禮器於此見之虎蜼為虞彝雞為夏彝斝為殷彝黄目為周彝泰為虞尊山罍為夏尊著為殷尊犧象為周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周人尚臭祼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賈疏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注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賈疏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賈疏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賈疏其實先饋獻後再獻

饋獻在朝踐後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酳尸後節也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賈疏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為九也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云此祭之正天子諸侯祭禮七以特牲少牢惟有酳尸後三獻知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也以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灌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賈疏彼據侯伯禮此天子禮與上公同故尸飲七可以獻卿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

璧散賈疏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即內宰所云瑤爵也又鬱人職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諸臣之所昨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賈疏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斝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清酒以自酢也　案王醴齊后盎齊疏據秋嘗冬烝而言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賈疏祭法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朝享謂朝

受政於廟春秋傳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賈疏祭法謂之月祭凡祭二祼之後王與后尚有三節為六獻朝踐一也薦熟二也酳尸三也然經文春夏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只有兩節康成以朝獻為王酳尸再獻為后酳尸以饋獻為薦熟時蓋欲於兩節中互見酳尸一節耳然如此則春夏有朝踐與酳尸而中間闕薦熟一節其酳尸言再獻則舉后以該王於陰陽之分為倒置秋冬有薦熟與酳尸闕朝踐一節而酳

尸轉在薦熟之前序亦不順且名為朝獻而以酳尸解之殊乖朝字之義顛倒糾紛令人眩瞀若王介甫謂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則順經文之序直截平整而於籩人醢人二職亦比擬可通然少酳尸一節却須於經外補足意酳尸但因薦熟之尊不别設尊司尊彝所職止於此故畧而不具與

餘論陳氏祥道曰春秋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皆大物故也秋冬彝以耳目尊以著壺

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川以虎蜼均毛物山川均瓦器故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才細反獻先鄭音儀後鄭素何反涗舒銳反脩依注作滌直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縮為數齊為齍鄭司農云齊讀為和齊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其謂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緹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賈疏記云玄酒在室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

散文通此經及酒正盎次醴禮運醆次醴明醆酒即盎齊也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賈疏縮酌又云明酌者醴齊濁用事酒之清明者和之然後以茅泲之使可酌醆酒涗於清賈疏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涗亦謂泲之也盎齊欲泲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泲涗使可酌汁獻涗於醆酒賈疏汁獻謂鬱齊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而泲之故云涗於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於舊醳之酒也賈疏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醳酒即事酒舊醳是昔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摩莎之莎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其

滓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注（賈疏三者無文故注約畧為二等）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賈疏曲禮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　賈氏公彥曰彛與鬱齊為目尊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不言罍者文

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此經為泲酒之法而先鄭皆不為泲酒法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

存疑王氏安石曰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涚也縮之而已案此讀獻為如字　王氏志長曰酒以濁為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醴齊不涚盎齊泲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

大喪存奠彝

正義鄭氏康成曰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賈疏大喪之奠有彝𤔲鬱鬯惟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也

案此即鬱人職及葬共其祼器者也大遣奠鬱人共祼器奠之司尊彝時省之及徹奠諸器皆徹此則存之不徹以待貍也注謂奠者朝夕乃徹者常奠也大遣則葬日之朝設奠柩將行即徹之不至夕云夕徹者以其時雖早即當常奠之夕徹耳

大旅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尊彝則陳之不即徹　賈氏公彥曰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祼此得用彝者告請非常奠之而已非祼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賈疏下文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也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賈疏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諸侯已下亦皆在

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 陳氏祥道曰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則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 王氏應電曰筵之度九尺古者席地而坐鋪陳地者為筵加筵上者為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筵之言延所以延神與賓故宮室之度皆起於筵席席藉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

案聘禮公外拂几三中攝之有司徹主人左手執几以右袂推拂几三皆是一手執之一手拂之阮諶所云長廣之度疑非一手所能勝彤几色赤素几無色則舊圖所云兩端赤中央黑者亦未可據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斧謂之黼賈疏案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又諸文多為斧字者故注以斧釋黼取金斧斷割之義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制如

屏風然賈疏案爾雅牖戶之間曰扆謂扆者白黒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為邸邸即掌次皇邸也以此斧板置於扆故以黼依為總名繢人記白與黒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繡為斧文則近刃白近銎黒也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絳帛即丹質　賈氏公彦曰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非四時常朝也大饗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如大行人職上公三饗之等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于西郊小學虞庠中　黄氏度曰大饗會同饗諸侯也掌客職所謂王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　王氏應電曰王位

路寢及廟牖户之間王所立也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鄉許亮反純章允反繅音早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賈疏桃枝席以桃枝竹為之

鄭氏衆曰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賈疏桓公二年左傳藻率鞞鞛書顧命成王將崩被冕服凴王

几　王氏昭禹曰莞蒲之細者紛純以織成紛帛為緣也繅席則加繅飾焉　鄭氏鍔曰尚書顧命設席皆云敷重莞筵延地繅席次席皆重故天子席五重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知　薛氏衡曰周官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則玉几者華玉几也　陳氏祥道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几坐而凭以為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非有所凴故康成釋大宰

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為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户内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賈疏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户内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户内之東西面也后不得與王同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后亦然諸臣致爵謂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特牲獻賓長無席此有席者王之賓尊宜設席既獻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與

存疑陳氏祥道曰禮器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

案此經直有三重而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記者異文也或五重之席别有他用與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繢胡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繢畫文也不莞筵加繅者繅柔㨹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　王氏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繢摹成物體則曰畫

考工記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此所謂畫（案爾雅釋言畫形也注云畫為形像）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亦曰酢　賈氏公彥曰謂尸酢主君亦於户内之東西面設此二席　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席可與鬼神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酒用罍與鬼神異尊也　陳

氏祥道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顧命之席莫貴於篾席而篾席亦黼純以黼王所獨也孔安國以篾席為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蓋各述所聞

存疑陳氏祥道曰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者蓋諸侯以上席皆重也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案覲聘享者君臣之禮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以臨之饗食燕者賓主之禮來朝聘者皆以賓禮接之則賓席設於牖前南鄉而君在阼階上之主位云牖前者蓋在户牖之間稍西所以辟王負依之正位也其饗食燕畿内之公卿大夫亦然饗食在廟燕在寢賓位皆同據公食大夫禮賓食則公退俟于箱則食禮

阼階上不設主位也　左彤几竝承上昨席

辨正陳氏祥道曰鄭氏謂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又謂聘者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見聘禮注）然經於祭祀言彫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而聘者不與不知鄭氏何所據而云然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賈氏公彥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先鄭音迫後鄭作椁萑音丸敦依注作燾音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賈疏祭統敷筵設同几鄭注以其妃配其氏以其精氣合故也禫月吉祭猶未配至二十八月祭於廟乃設同几 賈氏公彥曰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故諸侯祭祀席右彫几筵國賓左彤几漆素並云右俱為神也

案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存疑鄭氏衆曰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　鄭氏康成曰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賈疏謂於下帳中坐設之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賈疏檀弓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既窆則加見賈疏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帷荒道上所被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皆謂覆之

案康成改敦為燾固未安而以為棺在殯及窆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

世王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籩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可强爲之說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

存疑鄭氏衆曰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

其質謂無飾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仍几為因其質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先鄭就几體解之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也且上經右素几已見凶几無飾之義何須覆出此文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據大夫士而言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几筵連言其實几至虞時始有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

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賈疏以始祖廟最尊故寶物藏焉　賈氏公彥曰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類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鄭氏衆曰書顧命翼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者　胡氏安國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告終易代以昭先祖之令德若顧命所云非直為觀美也先世所寶一器一物猶謹守

之况神器之大乎　王氏昭禹曰左傳諸侯之封皆受彝器以鎮撫其社稷天府王鎮大寳器藏焉意亦若此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正義鄭氏衆曰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　鄭氏康成曰察其當黜陟者　賈氏公彦曰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

者文畧也雖言治中兼有不中者在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舉一偏而言也　易氏祓曰治中計治之書也登賢能之書於天府明教宜得其中登民穀之数於天府明政宜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明刑宜得其中　王氏應電曰治中即冢宰之受其會聽其致事者也宜協於中故曰治中所治天職故藏於天府

案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冢

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失其中
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
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
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
方以致直言如此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賈氏公彥曰上春謂建寅之月釁若月令上春釁

龜筴是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事四時祭也賈疏禘祫亦在焉止言四時者文畧

凶事王及后喪朝於祖廟之奠　賈氏公彥曰小祝職大祭祀沃尸盥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若士師職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賈疏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國語貞於陽卜賈疏吳語黃池之會董褐辭彼注云問卜內曰陰外曰陽　賈氏公彥曰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卜筮也

案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

夏数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天府以為五官之通例

通論鄭氏鍔曰先王憂民深甞之日卜芟社之日卜稼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豫卜之

若遷寳則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　賈氏公彦曰王者遷都則寳亦遷天府奉送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

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民軒轅角也賈疏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 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見疏大宗伯司中司命下 禄之言穀也年穀登然後制禄祭二星以孟冬賈疏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 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賈氏公彥曰孟冬時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

案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者文互見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　賈氏公彦曰名物謂圭璧之類各有名與物色也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如朝聘朝日祭祀之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朝直遥反注故書鎮作瑱

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鄭氏衆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賈疏帶有二大帶即紳也又有革帶以佩玉珮之等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内故云紳帶之間　玉人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賈疏鄭彼注杼殺也謂大圭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故以名圭首也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　鄭氏康成曰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就成也王朝日者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　林氏

之奇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徳也其玉用全無龎雜也

案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嵗祀之常也覲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而特舉以肅羣侯故執鎮圭而禮神則别有六玉與下經之圭璧以祀日月者異矣黄氏度謂每日而朝古人豈諂瀆如此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

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為二就聘禮記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就即等也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繅以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

賈氏公彦曰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木版亦長廣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一帀五采則五帀也下文瑑圭璋璧琮二采為一就者據臣行聘

不得與君同

辨正陳氏祥道曰冕藻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眂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

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謂以玄纁之帛為繅之質而以絢組為繫也玄為表纁為裏圭廣三寸既藉之而又可掩覆之則當廣尺許矣

王所執鎭圭之繅當亦無異唯采就之等殊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

侯相見亦如之信音身

正義鄭氏衆曰以圭璧見於王覲禮侯氏入門右賈疏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坐奠圭再拜稽

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亦執圭璧以相見邾隱公朝

於魯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賈疏引之以見有執玉之法）鄭氏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直轉反覜他弔反）

正義鄭氏衆曰瑑有圻鄂瑑起　鄭氏康成曰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賈疏聘法有聘天子幷自相聘故兼言后夫人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以璧享之鄭不言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之天子諸侯可知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賈疏大宗伯職殷覜曰視即此覜時聘曰問即此聘也）賈氏公彥曰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

轂之文直瑑之而已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　王氏昭禹曰考工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正謂是也圭錂璧圓皆陽也故用之於諸侯半圭曰璋八方象地曰琮皆陰也故用之於夫人

王氏與之曰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丁禮反

正義鄭氏衆曰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著於璧賈疏謂用一大玉中央為璧形四面各琢出一圭

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鄭氏康成曰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王氏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上帝則五帝也

辨正陳氏汲曰注謂夏正郊天案祀天於冬至日孟春乃祈穀之祭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

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等 聶氏崇義曰

四圭博三寸厚一寸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正義鄭氏康成曰兩圭僢而同邸賈疏案王制注臥則僢彼謂兩足相向兩圭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亦各自兩足相向也 王氏昭禹

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四望則嶽瀆也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正義鄭氏衆曰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

賈疏鬯即鬱鬯言祼言祭則祼據賓祭據宗廟也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
國語謂之鬯圭陳氏祥道曰圭瓚其柄也瓚其勺也鄭氏康成曰爵
行曰祼賈疏生人飲酒亦曰祼投壺禮奉觴曰賜灌是也漢禮瓚槃大五升
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賈疏案玉人記大璋中璋邊璋黄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注欲因三璋勺以見
圭瓚之形也但漢瓚形甚大三璋勺徑四寸所容蓋小賈氏公彦曰祼圭即
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則司尊彝
所言六享是也以祼賓客大行人上公再祼等是也

鄭氏鍔曰祼圭有瓚其制如槃柄用圭有流前注

疏爲龍口之形挹鬯以祼神與賔客也

餘論劉氏敞曰肆大祭也大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

王謂大祭時詩曰相予肆祀書牧誓亦曰肆祀皆同

義大祝之肆享亦然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其邸爲璧鄭氏鍔曰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取

殺於上帝　賈氏公彦曰祀日月若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祀星辰如大宗伯實柴之祀又月令祈來年於天宗亦有星辰　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禮神之玉異矣

存疑聶氏崇義曰此圭長五寸璧上瑑出一寸共宜六寸色白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食亦反造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　鄭氏

衆曰射剡也賈疏玉人記琫邸射注云射剡而出賈氏公彥曰造贈賓客即玉人記致稍餼是也執之以致命　項氏安世曰至館而致餼曰造出郊而致餽曰贈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賈疏冬日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

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秋分十五日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連言之耳　案春秋致月當於弦蓋弦時為長短之極若望時對日同在赤道不可為長短之限矣又表景之差随南北而異亦有數百里差一寸者鄭注分寸雖是連言而疏説滞泥不可不知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

正義鄭氏康成曰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賈疏案玉人記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　王使人徵諸侯及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

使者持節矣卹者閭府庫賑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

反命

辨正鄭氏鍔曰杜子春謂珍當為鎮康成以為王使

之瑞節者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可付使者

執以出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正義鄭氏衆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

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鄭氏康成曰牙璋亦王

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賈疏玉人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則此文牙璋亦兼中璋矣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若齊人戍遂諸侯戍成周賈疏見莊十三年昭二十七年左傳

餘論禮庫曰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官與司馬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發諸侯之師矣

璧羨以起度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其謂羨不圜之貌賈疏璧體圜云羨是不圜也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賈疏此璧本徑九寸羨者減旁一寸以益上下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也　易氏祓曰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爲六寸是兩畔各三寸故璧之圜凡九寸以袤徑之十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橫徑之八寸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通論王氏安石曰度在樂則起於黃鐘之長在禮則

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恐禮樂之文息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　劉氏彝曰以璧羨起度則尺寸不可移以組琮為權則輕重不可欺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依注作組音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斂尸者於大斂加之也賈疏以六玉與王為飾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　駔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疏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渠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溝瑑之中也　圭在左璋在首琥

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
璧琮者通於天地
餘論朱子曰用赤璋白璧等斂要是周公未思量耳
覩季孫死用玉而孔子歴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
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案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
之法然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
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

後制法以為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内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刋以為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況三代盛時天下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内備宫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啓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玊

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徼利而冒大惡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賈疏仇讎謂兩諸侯相為怨仇王使人執穀圭以和之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賈疏宣四年成元年左傳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賈疏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有束帛可執也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大夫與士同諸侯加以大

瑑天子加穀圭故知納徵也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阮反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以結好　鄭氏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以冉反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衆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

令易惡行而為善則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　鄭氏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亦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大行人職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黄氏度曰易行其惡未著慝則其惡成矣

賈氏公彦曰治德與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之易之結好與除慝皆諸侯使大夫來聘王使人命之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　賈氏公彦曰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扶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䶗及在口中者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通論賈氏公彦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粱大夫稷天子之士粱諸侯之士稻其用玉與米同時檀弓

飯用米貝是也含玉則有數有形雜記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則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也玉府職大喪共含玉此又共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正義鄭氏鍔曰言凡則不獨上經所云祭祀賓客也

黄氏度曰出對藏而言用則出而奉之用畢則又受而藏之

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之也

辨正黄氏度曰玉器出注謂王所好賜非也好賜出自玉府内府典瑞不與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玉鎮大寳器也以為國

之寶典瑞所藏玉瑞玉器也以為國之用故天府未言還寶典瑞未言共奉玉器二官所以異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